

新民晚报

杜立特突袭队员上海蒙难记(上)◆ 郑伟勇

杜立特突袭队轰炸日本

1941年12月8日日本偷袭珍珠港,美国损失惨重,第二天,美国对日本宣战,美国在参战之初遭受了一连串的失败。为提升低落的士气,美国总统罗斯福督促美军制订对日本本土进行空袭的报复计划。

经过细致的计划、准备和演练,美军开始实施计划。美国海军的航空母舰搭载陆军航空兵的B-25轰炸机悄悄驶入日本近海。1942年4月18日早晨,美军航母在距日本650海里的海上被日本警戒船发现。詹姆斯·杜立特中校率领16架B-25轰炸机从“大黄蜂”号航空母舰上提前起飞,首次空袭日本本土的东京、横滨、大阪、名古屋、神户等地。轰炸结束后,美军轰炸机直飞中国的衢州机场加油。由于提前起飞,美军没有通知中国方面提前行动,又加上导航、天气等原因,16架飞机没有一架在衢州机场降落。其中15架在浙江、江西、福建、安徽等地迫降、跳伞,1架飞机迫降在苏联。在飞向中国的75位机组人员中,1人跳伞时牺牲,2人在海边迫降时牺牲,8人被日军俘虏,其他64位美国飞行员在中国军民的帮助下,撤退到安全的大后方。这就是著名的“杜立特突袭东京”行动。

杜立特因此次行动成为美国人心目中的英雄,以后,他从中校晋升为准将。罗斯福总统亲自为他颁发荣誉勋章。中国人民营救杜立特队员的历史是中美两国之间最甜蜜的回忆之一。历届美国总统说到中美关系时总是要提到这段故事。杜立特队员和他们的子女家人,与当年帮助过杜立特队员的中国百姓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双方互访不断。

13.“梦幻大师”的“梦”

迪士尼以沉浸式故事讲述闻名,而这离不开包括景观、演职人员和游客互动在内的每一个元素。迪士尼幻想工程师们为保证这些假山的原汁原味和充满故事性而煞费苦心。幻想工程师团队经常实地考察各种山脉和周边区域,为假山景点的设计和开发寻找灵感。他们会仔细雕琢每一座假山,将观察到的真实细节融入到景点和游客体验中。

凭借创造力以及创新的技术,迪士尼在将游客带入全新世界的假山景点的设计和建设方面一直占据领先地位。

迪士尼幻想工程师隔隔千山万水,奇思妙想一线牵,在网上描绘蓝图,运筹帷幄,这是不可想象的奇迹,却是现实生活中的故事。

2014年9月,在建中的上海迪士尼乐园的中心景点——奇幻童话城堡以其在开发过程中所运用的创新设计及技术实践荣获了一项权威专业殊荣。美国建筑师协会授予华特·迪士尼幻想工程“建筑实践技术大奖”,以表彰其项目团队成功运用建筑信息模型技术,在城堡开发过程中,数字化生成并管理建筑的结构和设施。

华特·迪士尼幻想工程——上海项目开发执行官表示:“在上海迪士尼度假区的主题乐园和配套设施的开发建设过程中,我们不断用创新设计与技术手段改进并完善主题娱乐体验。这些创新不仅体现在景点背后的技术上,也体现在景点的设计和开发中。奇幻童话城堡内配有零售、餐饮、运营和表演区域,以及一个贯穿其中的游乐设备景点,将传统建筑中对细节的追求与现代建筑的高科技进行了完美结合。很难想像如果缺少集成化、中心化和智能化特点于一身的建筑信息模型技术,如何完成设计和建造城堡这个结构如此复杂的建筑物。”

建筑信息模型技术的运用帮助项目团队通过不断实时的检测和反馈来解决开发过程中的各类挑战,将这个复杂、多功能的建筑从

1942年4月18日早晨,美军姆斯·杜立特中校率领16架B-25轰炸机,首次空袭日本本土的东京等地。轰炸结束后,美军轰炸机直飞中国的衢州机场加油,由于各种原因,16架飞机没有一架在衢州机场降落。在飞向中国的75位机组人员中,8人被日军俘虏,关押在上海大桥监狱,受尽凌辱。

八位突袭队员被捕

这里先讲述8位被日军俘虏的杜立特突袭队员的遭遇。4月18日,杜立特突袭队的6号机组在象山爵溪近海迫降时。两位机组成员溺水遇难;另三人,霍尔马克、米德尔和尼尔森于4月21日被日军俘虏。16号机组在南昌附近弃机跳伞,第二天,五位机组成员法罗、海特、巴尔、德谢泽、斯帕兹也被日军俘虏。

东京被空袭对日本人震动很大。为了弄清美军这次行动的细节,日军把8位被俘的美军飞行员空运到东京。日本宪兵队不分昼夜地审问这些战俘,迫使他们说出有关任务的信息。不允许睡觉、洗脸、刮胡子,拳打脚踢是家常便饭。只给他们一点吃的,不致于饿死。审问时日本人使用各种酷刑,宪兵队的刑讯技术已改进得使受刑者的承受度刚好濒临死亡,但不会死去。

5月22日,他们被分别领进一个审讯室,让他们在一些日文材料上签字。当他们问这是什么东西时,日本人说这是“供认状”。日本人威胁他们说,如果他们不签字,将在太阳初升时被枪决。在他们犹豫时,立即遭到



■ B-25 轰炸机从“大黄蜂”号航母上起飞首次轰炸东京

日本看守打耳光和脚踢。在威逼和绝望之下,他们都在上边签了字。

“供认状”是用美国飞行员不懂的日文所写,日本人在“供认状”上编造了他们承认轰炸和扫射学校、医院而不是军事目标的内容。这些“供认状”中的语气、俗语和计量单位等很怪异,明显是日本人的说话习惯。6月15日,日本人用火车把8位美国飞行员押往日本长崎,接着在长崎登船把他们押往上海。

在大桥监狱受尽虐待

1942年6月19日,8位被俘的杜立特突袭队员被押到上海,关押在位于虹口北四川路与崇明路口的大桥监狱。他们的囚室只有10英尺宽,15英尺长。这是一个充满污秽、臭气、疾病、死亡的地狱。他们仅有的排泄设施是在囚室角落里的一只马桶,只有在粪便外溢的时候,才被清理。仲夏十分炎热,囚室如蒸笼一般,却不允许洗澡。天花板上的一盏灯24小时都亮着,让他们很难入睡。飞行员们只能睡在地板上,每人有一条毛毯。虫子、老鼠和虱子不断地咬他们。每天他们只能得到半杯水,早饭每人一碗稀饭,中饭和晚饭都

是四盘司面包。发黄的米饭中杂有沙子、蛆虫。他们整天呆在囚室里,不许靠墙,不准外出放风活动。通常他们被强迫盘腿坐着或静止站在地板上,面对囚室的门,一整天不允许讲话或移动。不习惯这种日本坐姿的西方人感到特别难受,看守如果见他们变换姿势,就用一根竹竿从门栏间伸进来敲他们的头。看守在下午时会把他们从瞌睡中吓醒,然后让他们一直站着。他们须发蓬乱,因饭量不足,营养不良,人越来越憔悴,脸部瘦削。霍尔马克原来身体强壮、肌肉发达。但他现在身患严重的痢疾,身体虚弱无力。到后来,他削瘦得只剩下一副骨架。

1942年4月28日,杜立特空袭日本以后10天,日本首相东条英机召集他的主要阁僚开会,商量如何处理这8位被俘美国陆军航空队员。是判他们死刑呢,还是长期监禁?是把他们当作战俘呢,还是当成战犯?最后决定由日本驻上海的第十三军组成军事法庭进行审判。中条丰马任审判长,和光勇精任主审法官,冈田隆平任陪审法官。畑逸郎为主检察官,负责调查取证。

同年8月20日,8位身患疾病的

飞行员被押出监狱登上一辆卡车。霍尔马克虚弱得无法自己站起来,日本人就用担架把他抬上车。他们被转押到上海江湾五角场的第十三军军部。军事法庭设在该军部。日本审判官坐在会议室的长桌后面,美国飞行员面对他们站成一排。

9点整,法庭开庭。审判长向各被告核对姓名、国籍、公民权以及军阶。除了霍尔马克,七个人都说了自己的经历。接着,畑检察官宣读了起诉书。然后,主审法官和光对美军飞行员逐个询问。关于飞行员们是何时从美国出发,怎样接近日本,如何对东京、名古屋进行轰炸射击等。对于这些“犯罪事实”的追问,主要基于东京宪兵队调查的口供记录来展开。最后检察官宣布“所有被告皆罪名成立,责任应由全员共同承担”,按军律请求执行全员死刑。审判就这样结束了。

审判后,霍尔马克等被送回大桥监狱,关在6号囚室。他身患痢疾,却没有得到任何医治。还有七位飞行员被关在第十三军军部附近的日本陆军监狱上海支所,又称江湾日本陆军监狱。看守长是立田外次郎。日军在这里关押重要嫌犯,看守严密。七位飞行员被关在单人囚室里。囚室每间长9英尺,宽5英尺,墙上没窗。每餐递进一碗很脏的米饭和少量汤水。

第十三军的军事法庭把8名美国飞行员的死刑判决报给东京。10月10日,总参谋长杉山元在一份电报上盖上他的官印,批准了对6号机的机长霍尔马克中尉、16号机的机长法罗中尉和斯帕兹中士执行死刑,其余5人判处终身监禁。他还补充道,作为战犯,他们不能作为战俘对待。即便在交换战俘时,也不得遣返给美国军队。

迪士尼浦东梦

叶永平



“幻想”变为现实。通过网络协作平台、远程视频电话和云计算,几十名身处地球两端的团队成员能协同合作完成项目的关键节点,确保上海迪士尼度假区的开发建设顺利进行。

远程协调。华特·迪士尼幻想工程上海团队可以利用建筑信息模型在开始实地建设之前解决许多可能遇到的挑战。通过将建筑信息模型软件与建筑流程软件对接,华特·迪士尼幻想工程上海团队可以测试及验证建设现场的后勤及实际建设等情况,合理协调承包商工作,并保证项目按计划推进。特别软件能将建筑信息模型的更新信息传输于位于中国及美国的团队之间,以确保142个专业条线团队能够及时沟通,共同推进项目设计。组成这些专业团队的人员分别来自上海及远在地球另一端的华特·迪士尼幻想工程。

上海迪士尼公司的公共事务部李蓓君是一位将“梦幻大师”的创作业绩,时时刻刻同各路媒体保持信息畅通的“公关大员”。上海迪士尼度假区的大部分信息在她这里汇集后,再通过各种渠道进行发布。

在她的眼睛里,那一天,她和“梦幻大师”的工程师同事们,第一次步入浦东那一片乡村野舍时,阡陌交错,炊烟袅袅,工地一片,河道纵横。“梦幻大师”的理想:“我们在五年后,让这片农地变成一座乐园。”

而今,岁月留痕,蓝图初现。他们完成了上海迪士尼度假区的设计工作,大力推进着主体设施的实质性施工,一期90个建筑项目正在日新月异拔地而起。

梦想成真,这就是浦东迪士尼乐园工地上的奇迹。

在浦东迪士尼乐园周围,谁不认为这不是“黄金宝地”?其实,早在浦东迪士尼项目谈判之中,就始终围绕着商业开发和商业利益,展开博弈。

2015年3月13日,上海滩又传出一条与浦东迪士尼有关的新闻:

上海交运巴士集团携手苏浙皖三地的大型公路客运企业改革创新打破壁垒,实现长三角公路客运一体化区域联动,快线衔接浦东迪士尼。

23.参与公益事业,实现心灵疗伤

聂会长告诉我:“既然选择了生,就要好好地活下去。我之所以要这样做,就是想把这种正能量传递给大家,把大家从悲痛中带出来。像我们这样的人,有许多常人所无法理解的苦和痛,一定要由懂我们的人来管,而真正懂我们的人,就是我们自己。因此,我们必须团结起来,化悲痛为力量,战胜苦难,这样,我们每一个家庭才有救。”

“5·12”汶川大地震震后第17天,一群有着相似经历、心中藏着同样苦痛的人来到了四川,来到了地震灾区。

他们是上海市星星港关爱服务中心的18位“失独”父母。在电视上看到汶川大地震震垮了那么多学校,死了那么多孩子,他们坐不住了。他们说:“失去孩子的父母会很绝望、很孤独,需要有人扶他们一把,而只有相同经历的人才最懂得他们的痛。”于是,他们来了。他们不惜撕开自己好不容易结痂的伤疤,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和感受去安慰和鼓励那些在地震中失去了孩子的父母们,重塑他们勇敢活下去的信心。

“星星港”是他们为自己这个团体取的名字。这个团体是由十户经历丧子之痛的家庭发起的,经过集思广益、反复讨论,最后敲定了团体的名称。“星星港”这个名字富有童话色彩:湛蓝的夜空,星光璀璨,那是可爱的孩子们,他们没有离开,而是去了一个更美的世界;地上有一片宁静的港湾,家长们相依相守,仰望星空,他们每天都关注着自己的天使,守护着他们的成长。

“星星港”成立后,大家聚在一起,抱团取暖,互相帮助。通过宣泄、倾诉、调适、放松、聚餐、旅游、家庭小聚、上心理课等多种方式,让大家走出低谷。除了成员间相互抚慰外,他们还经常去少管所、孤儿院,用奉献社会的公益之举表达他们对孩子的关爱。

2008年清明节,“星星港”的成员们走上街头宣传交通知识。那些因车祸失去孩子的父母们,此前看到车都难受,但这一天,他们却都愿意用自己血的教训呼吁交通安全。这一天,整个上海都被这群伟大的父母们所感动,正如一个记者评论的那样:“星星港”积聚

中国失独家庭调查

韩生学



了很多父母们的泪水,但是当“泪飞顿作倾盆雨”之后,他们的心却渐渐亮了起来。它的发展壮大是以一个个家庭的不幸作为前提的,但是,不幸的家庭又能在“星星港”里一同眺望天上的孩子。

“5·12”汶川大地震发生后,“星星港”的成员们首先想到的是震区父母的丧子之痛,他们的痛苦牵动着每一个“星星港”成员的心。虽然“星星港”仅由两百多户家庭组成,虽然很多家庭先前为了给孩子治病几乎倾家荡产,但还是收到了成员们52万余元的捐款,这些捐款很快汇到了四川省红十字会。

捐款还不能让大家平静下来,因为他们深知失去孩子的父母需要什么,他们决定到灾区进行精神救援。大家都踊跃报名,经过挑选,18名成员组成了赴震区慰问小组。去震区的目的很简单,就是安慰、抚恤、鼓励,让失去孩子的父母树立起生活的信心。“星星港”的理事吕慈还想出了一句很能代表大家心声的活动主题词:“捧出我的心,抚慰你的痛。”

为了这次震区之行,小组成员还专门请了心理辅导老师给他们上课。出发之前,心理辅导老师和上海市政府相关部门的各级领导都很担心他们,因为他们在劝慰别人的同时,免不了要一次次撕开自己的伤口,怕他们身体上、精神上受不了。但成员们一想到那些刚刚经历了丧子之痛的父母们,就什么也不顾了。

一走进震区,他们来不及休息,就投入了工作中。“如果对方愿意讲,我们就听;如果不愿意,我们就先讲自己的孩子是怎么没的,自己又是怎么走出来的。看我们流泪,他们也会感动。”几乎每到一处,都是泪眼婆娑。

5月30日下午,即他们到达震区的第二天,在黄龙溪临时安置点上,一位在地震中失去了女儿的母亲抑郁、绝食,“星星港”成员给她讲起了他们孩子的死,讲起了他们老年丧子的痛苦。她哭,他们也哭……这一刻,这位母亲觉得自己的心与他们连在了一起。她说:“他们那么大的年纪,遭遇那么大的打击,还能到这边来安慰我们,非常了不起。他们都能站起来,我还有什么理由不活下去呢?”